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

北平孫承澤著

鴻臚寺

鴻臚寺在闕東工部之南初置儀侍司爲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賓客吉凶禮之事洪武九年改爲殿庭儀禮司設使副承奉鳴贊序班十三年革承奉添設司儀十九年正使爲司正副爲左右司副三十年始改鴻臚寺陞正四品衙門定設卿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屬官主簿司儀司賓署各署丞鳴贊序班等官後又設四裔通事亦隸焉宣德元



年四月建公署於京師

周禮有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皆其職也漢文有大行爲鴻臚屬官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行人是已武帝時更名行人爲大行令其後事歸鴻臚唐之典客司儀宋之懷遠其名不一然皆鴻臚之事無復有行人之名矣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一

北平孫承澤著

行人司

行人司在西長安街朝房之西設司正一人司副二人行人二十六人職專使命凡頒行詔勅冊封宗藩撫諭番夷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敘差焉凡法司謫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內府

張寧題差疏竊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



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爲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

覓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爲是官者群坐無爲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奉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

洪武十四年諭凡爲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



古香齋看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一  
威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  
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  
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一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上林苑監

上林苑監在皇城東東江米巷南向洪武中議設上林苑  
監以妨民業遂止永樂五年間設左右監正左右監副左  
右監丞典簿所屬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水鑑典察左  
右前後十署每署設典署署丞錄事洪熙元年止存左監  
丞典簿餘官不除又以蕃育署帶管良牧川衡兩署嘉蔬  
署帶管水鑑林衡兩署四署人戶并四典察署人戶俱撥



二署暫管宣德十年止存蕃育良牧林衡嘉蔬四署餘皆  
革後仍設右監丞

上林之設自漢始蓋漢武帝元鼎中初置水衡都尉  
本於虞周山澤之官然實以掌上林苑主上林離宮  
燕休之處後漢省之併其職於少府一云後漢上林  
苑有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屬  
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囿池沼種蔬果藏冰之事宋  
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  
舉官無常員元曹後四園苑屬司農

永樂十四年諭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  
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一應人不許于內  
圍獵有犯禁者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  
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仍治罪雖親王勳戚犯者亦  
同

永樂五年三月改上林署爲上林苑監以中官相兼  
任用置左右監正各一員左右監副各一員左右監  
丞各一員首領典簿三員設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川  
衡冰鑑及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置典署一員署



丞二員錄事二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二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三

北平孫承澤著

錦衣衛

錦衣衛在通政司南本儀鑾司初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洪武二年定爲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統軍與諸衛同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統之永樂定都後照例開設雖職事仍



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

錦衣衛與在京諸衛卽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卽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倅一惟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必世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輦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

則又重矣又按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後定爲親軍都督府而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北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提領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督或恩功或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督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察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鞫獄錄囚



事與三司從事凡比試監焉

錦衣典親軍其後寄以調察之柄體勢日重然本非尊官也故雖紀綱門達逮梟之寵奇橫肆然綱達不過都指揮僉事梟僅指揮同知而已袁彬自都指揮出僉都府方晉橫王正德初指揮高得材緣從父鳳柄司禮傳陞右都督終以非例於五府帶俸錢寧繼踵此官雖貴盛之極而意猶歉之請以都指揮理事下兵部議曲爲諛解遂成不疑沿流至於朱陸極矣今考太保兼少傅者一人陸炳太保兼太子太傅一

人朱希孝太子太傅一人劉守有左都督一人錢寧右都督一人陳寅都督同知一人余廕已上皆掌衛督行事官校者也右都督一人錢安都督同知三人袁天章孫鉅楊俊卿已上同掌衛督捕者也其他恩廕管事左右都督如麥祥高恕黃浦之類不可勝紀矣

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一類奏下兵部定議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絹鈔錠



無功者撻而斥之已而有挈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  
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

嘉靖初命兵科給事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  
文盛查覈冒濫武職言等上言太祖開天啓運一時  
翊贊元臣封公者只六人封侯伯者二十八人文皇  
帝靖難封拜亦不過十餘人慎重名器如此其錦衣  
一衛額設指揮使一同知二僉事三鎮撫一所千百  
戶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如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  
寄祿衛中遞進用事至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

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大抵奏帶之數太濫紀驗  
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往往安居長安寄名邊徼  
今查應革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名歲省度支十萬  
計本兵彭澤覆奏從之然裁革未幾濫授如故至隆  
慶四年復汰冒濫官旗一千一百十五人然邊功之  
冒報內侍之傳奉勲戚之陳乞相襲以爲故事至以  
寄廕錦衣加銜五府者尤比比此明政之一蠹也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疏朝廷設立廠衛原以捕  
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



奏劾諸司責在臺諫朝廷自有公論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是非顛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上命付司知之

崇禎四年五月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臣以廠衛緝事舊制所載爲巨奸大逆偶一行之至變而爲事件則失立法本意而近於告密告密非盛世風也臣請先言其理而徐及其事皇上或以爲事件設而天

下無遁情臣竊謂天下從此政多隱情皇上或以秘訪所致得於獨聞不知若輩正借此爲招搖之榜樣納賄之便門其受皇上重託而冀其不欺者止掌廠掌衛之臣耳勢不得不轉寄耳目於夥長旗番此輩復展轉旁寄豈盡忠肝義膽見利不搖者乎其初亦效小忠小信採幾實事以取信皇上因而密窺意旨巧示靈驗以震讐通國遂畏之如虎况止有廠衛緝事之人而無緝事廠衛之人彼能顛倒人之是非而人不敢操其是非何憚而不恣所欲爲或準賄之有



無以繪人之妍媸或因賄之多寡以裝事之輕重皇上之威靈陰爲所竊而不覺此臣泛言流弊必至之理也然今日肆毒無忌者不盡在真廠衛而在假充廠衛之人蓋以廠衛二字爲破膽之霹靂而奸棍惡少遂假爲嚇詐裝頭敢就所聞錯陳其概如紬商劉文斗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廠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內因搜其底帳載有舖戶羅紹所李思懷等十餘家并行拿拷共詐銀二千餘兩矣長子縣教官推陞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內

口稱廠衛指爲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矣菜市口魚行酒館遵禁罷肆忽有奸棍劉科等口稱廠衛排其戶指有宿醞魚腥各詐錢數十貫矣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紬舖內口稱廠衛指尅官物捉拿王舖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矣蘇州顧監生挾數百金爲加納資衆棍窺其愚樨可啖口稱廠衛拿人罄劫其資一闕散矣醫士楊四置買紗絹衆棍疑有積蓄口稱廠衛因告行提鎖禁碾兒衙衙席捲其橐而後釋放矣此猶肆詐於城市者也



風聞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如玉田馬戶項福等先經有四棍假稱廠衛索騎於前未幾而踵至索騎者復有多人一日之內兩被騷騷窮詰之始知贗鼎則其假詐邊方未經敗露者不知幾何人矣凡此特千百中之一二也至於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踪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爲例而莫可問矣總之真廠衛之壞事廠衛之臣得而懲之唯疑真疑假觸處設阱被害者吞聲飲恨而舉朝又畏言發

禍隨姑俟其自敗臣拚死爲皇上陳其大畧伏乞勅下該衙門益加嚴愆此後敢有假冒務置諸法卽有萬不容已之役亦須慎擇而使存緝事之舊制去事件之苛條俾小民安於里商賈安於市於皇上平明未必無小補矣

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之怒命焚之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提督東司房吳孟明今年火星  
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慘酷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  
不仁緝訪惟欲得真事苟或誤加善良飾虛爲實大  
犯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作奸者固多  
仇詐者亦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  
或爾親審叮嚀刑官虛公查質真者據實叅處誣者  
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  
私行拷打彼卑官小卒以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鮮  
有良心是以有錢者賣放無錢者方來呈稟所以真

者已不勝其狼狽若誣者卽使放去亦人傷財盡矣  
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爲多或久禁暗處或苦打屈服  
砌成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此時全憑爾心腹大  
至以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避怨縱奸決不可  
踈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獄成本上仍應檢舉改正  
若別衙門偶有平反亦虛心聽之舊例事多平反原  
問衙門無罪不必堅持初入之言偏執已見到底護  
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抑且自損陰功然  
亦不許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



按錦衣衛堂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繡春刀扈從繡春刀極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也其校尉皆衣質孫其名仍元舊也元史云國師法王至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詔省府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兼服銀鼠質孫此元人禮服後乃為下役之服緝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立名甚奇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三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名蹟一

燕城故蹟見於元人葛邏祿迺賢文集者一曰黃金臺大悲閣隗臺坊內二曰憫忠閣唐太宗憫征遼士卒而建三曰壽安殿四曰聖安寺寺有金世宗金章宗二朝像五曰大悲閣閣榜虞世南書六曰鐵牛廟七曰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曰長春宮神仙邱處機之居九曰竹林寺金熙宗駙馬宮也寺僧云一塔無影十曰龍頭觀龍頭懸一牙籤



刻曰建龍元年十一日粧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十二日雙塔安祿山史思明所建在憫忠寺前十三日西華潭金之太液池十四日白馬廟十五日萬壽寺寺有許道寧畫屏十六日玉虛宮

下馬飛放泊即南海子也在城南二十里內有按鷹臺土阜如山岡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海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丈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日小金臺在府東南一

十五里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又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創臺於前子丹踵之於後今人知昭王而不知子丹

唐人有題黃金臺詩云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傑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烟五陵樹此詩最佳見元人玉堂嘉話



展臺在京西南與碣石宮俱燕昭王展賢之地

華陽臺在京西南涿州境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

館出美人奇馬卽此處東南有督汎陂則燕丹使荆軻賁

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亭遺址

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風俗通曰汎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涯際也劉向別

錄云督汎燕膏腴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月名

日月池形勝志云右碣石左督汎流水經其前後有

林麓陂池之利

紅心堤在寶坻東南濱海秦始皇築又有城名秦城在縣

南十里亦始皇築唐李益有詩惆悵秦城送獨歸薊門烟

樹遠依依秋空莫射南來鴈縱遣乘春更北飛

雀臺在固安縣南地名韓寨乃秦李牧將臺

樓桑在涿州東南爲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亭如樓

昭烈爲兒時與宗兒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桑側有昭

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故居在焉

漢盧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樂

按盧氏爲燕中巨族代有令聞侍中植史稱其剛毅



有大節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凌虐朝廷議欲廢立植獨抗議不同卓將誅之議郎彭伯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遂隱於上谷其子毓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黃門侍郎左遷典農校尉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入爲侍中擢吏部尙書選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藝後封容城侯卒諡成毓之子欽亦爲吏部尙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傳世盧諶欽之侄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莊子盧辯周太學博士注大戴

禮辯後周舉秀才爲太學博士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太子少保凡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辯皆創制之悉合軌度盧照隣高宗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名有文集元盧摯爲翰林學士負詩文名所著有疎齋集其文章宗旨一篇人所傳誦附錄於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



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尙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合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敘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韓文公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爲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元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爲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詞夫記者所以記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敘事如書史法尙書顧命是也敘事之



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  
夫敘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  
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敘尙書敘毛  
詩敘古今作序大格樣書敘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  
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  
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  
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  
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  
碑碣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

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爲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  
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  
書法宜畧爲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  
之義犯前則跋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  
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己意橫說豎說其  
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  
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  
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爲酈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酈



亭溝水上承督沆溝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歷茲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爲酈亭溝道元蓋世居於此也道元襲父範永寧侯爵執法清刻治尙威猛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卷行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戶冊有曰張華里者萬歷中知縣胡其俊審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賢今則編張賢里張墓在盧溝東南迴城故基

張侍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瑯嬛洞中附載其事茂先嘗爲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還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歡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峩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



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卽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曰琅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又按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爲十卷卽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茂先學識爲當代所推其所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

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蒼撮淺說必非華舊蓋晉室東遷五車遭厄秘書所藏盡爲烏有華志寧獨存耶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爲贗書其在於今又惡知其果同隋氏本否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



聚燕臺在采育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歲秋社燕辭巢日京畿城村燕必各將其成雛數千百聚此臺呢喃竟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采育乃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初爲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木清華最稱勝境

釣魚臺在阜成門外南十里花園村有泉自地湧出金人王鬱隱居於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淵亭馬文友又築飲山婆婆諸亭後爲李戚畹別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雖風雨晦明皆見

崇文閣元人建於國學今彝倫堂是其故址

吳澂碑文曰國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彥與共謀議遂能裨贊皇猷修舉百度文治駸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孫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



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積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庀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以監學之北構架書閣閣四阿簷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疊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篋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燦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誦行典禮賁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

文臣激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纘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旨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激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爲經緯則亦與天地相爲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



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爲聖子神孫程夫豈常人所能  
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  
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卽止文猶五穀之養  
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  
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爲  
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  
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  
動之儀倫紀之敘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  
燦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

方冊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爲世  
用者也然則聖朝之崇文豈虛爲是名也哉閣之所  
庋古聖賢之文也立之師使之以是而教設弟子員  
使之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遊居監學者  
濟濟然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敘  
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禮樂刑政之具他日  
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選  
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  
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



涉獵乎淺末炫耀乎葩華曾以是為文乎上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激再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霆聖賢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不冒出口神謀英畧敷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闡文治遵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爰矢嘉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黌舍翬飛於黌之北傑閣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廣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式克至今用宏

茲賁詵詵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章維國之光匡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為南北使臣宿息餞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日出燕京北門至望京館即此

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碑尚存稍東為清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芙蓉殿基存鹿園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



瓊花島在禁城西北太液池之陽當蒙古初起時臣服于金其境內有一山石皆玲瓏勢甚秀峭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謀欲厭勝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鎮壓我土蒙古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爲遊幸之所元人逐金遷汴建都於燕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名萬歲山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則在山半爲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坵上十楹正對萬歲山山之東爲靈囿奇獸珍禽在

焉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於此及明成祖建宮闕益加修治以其在西北又名艮嶽宣廟有艮嶽記先朝盛時海宇恬熙每遇休沐輒賜大臣遊覽

宣德御製廣寒殿記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轟轟乎巉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頰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



雲霞納日月高明闔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概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莫茲

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傲峻字彫牆者也逮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概而時遊焉則未嘗不有儆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朕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隳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瓊花島據舊志謂金人取於蒙古境內者宣廟謂卽宋之艮嶽金人徙之於此其石靈秀異常當以宣廟之記爲確

楊士奇遊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尙書臣璉臣湊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



而南行觀新作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  
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  
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  
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  
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首歡呼萬歲乃降  
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  
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  
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  
躍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

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咸醉而歸又拜命方爵  
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沾席倉庚如簧和  
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

韓雍賜遊西苑記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大  
臣以次遊西苑是日早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殿之  
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苑門卽  
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時雨初霽旭  
日始昇池之上烟霏蒼莽蒲荻叢茂水禽飛鳴遊戲



於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目爲之開明迺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園內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以入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高參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花香襲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亘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又茶而出北渡石橋以登茲山山在池之中磊石爲之高數

千仞廣可容萬人山之麓以石爲門爲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環殿奇峯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琴臺棋局石牀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磚擊之皆鏗鏗有聲遂沿西陂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上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後有萬丈井其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絕頂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廛官府僧



寺浮圖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居庸疊翠西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誠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壺至介福皆與廷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路逕縈紆臺閣岩洞之屬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苦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間上橫小亭釣竿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清流嘉魚紛

集又茶而起沿池之北岸而西西盡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相去數里皆編竹如窻下通活水啓扉以觀鳥皆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圓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場觀勇士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于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有娑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益高至絕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絕頂下至第三殿之前蓄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金龍決



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中亦噴水  
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其殿之前鑿  
石爲曲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龍口旋繞而東  
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摘新杏分啗諸人  
人各摘奇花插於鬢又一茶乃循故道出東南行數  
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上崇坡爲南臺臺之中  
有行殿殿之南門外臨流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  
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赴所賜宴敘坐以位器  
什貴重品味豐潔太監諭旨歡飲中官庖臣循環獻

酬酒旣芳冽杯復連引旣久衆酣醉遂趨出太監亦  
皆出至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諭  
勸且曰諸君宜知此因復酌數巨觥子輩遂大醉折  
北出西苑門從吏扶掖以歸已晡時矣

李賢賜遊西苑記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貴  
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  
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  
如劔戟叢立菱荷翠潔清日可愛循池東岨北行榆  
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







曰疑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  
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  
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  
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  
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  
曰映輝又南行數里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  
曰澄波東望山峰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  
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  
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

洞洞上石岩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  
散激射最爲可翫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  
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  
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  
檻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  
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  
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  
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  
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



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長春宮卽今之白雲觀元以居真人邱處機之處真人登州人年十九辭家學道遼金俱聘之不至成吉思皇帝手詔致聘真人乃至行在所延問至道對以節慾保躬天道惡殺治尙無爲之理命史書冊詔居大都太極宮賜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葬於處順堂之後

楊士奇郊遊紀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子

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并邀學夔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恂如曰何爲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玉泉五華諸峯駢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風壘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翠芙蕖使人應接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礮稍東而彌望皆麥始萌道傍居民咸蒔蔬爲業溝塍畦畛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



蔬不一品或秀或蘖生意皆津津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瀹茗觀右舊有長春宮蓋元以居邱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尙存其神爽清澈凝靜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閔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咏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爲

行路而傍近民競畚壤甃曳斷礎治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携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益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邱別望遙之句爲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敞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縣巨重叠東環



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  
淮如在階圻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啓也又念  
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  
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近供餽  
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圖之址問僧此  
寺所初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邱隆然而峙者曰  
此遼之蕭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  
前三里所而今漫滅爲平蕪之墟矣則相與歎曰遼  
人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

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  
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沒後之  
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爲太息也哉夫北京據  
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  
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載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  
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  
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  
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  
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



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梁潛遊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邱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儼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邱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

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於城中者蓋未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遊無事遂相與遊焉旣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



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於位民之攸暨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

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尙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萬柳園元人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

輟耕錄云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盧疎齋趙松



雪同飲時歌見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  
盃歌小聖樂侑酒趙公喜卽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  
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  
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  
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小聖樂乃元遺山所製  
俗名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廉公爲元初偉人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曰臣已  
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  
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嘗病篤或言

須砂糖作飲時最艱得其弟求阿合馬得二斤以遺  
之希憲屏之曰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  
之特賜三斤

廉公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  
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  
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

匏瓜亭趙參謀別墅

劉靜修贈詩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  
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窮混沌



大朴分為二一供顏淵樂一為許由棄顏有聖人依  
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  
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鑄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  
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  
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  
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  
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為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  
吾民猶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吾累豈不欲無言  
恐與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

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  
棲棲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為  
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為覬物性雖有殊  
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  
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  
移來易川植

玩芳亭元栗院使別墅亭多花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賞  
者多有題詠王士熙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畫亭闌花經  
雨白野竹入雲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樸晝扇褰衣對蘿薜



涼月照人醒

遂初堂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為草橋河接連豐臺為京師養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萬柳園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張九思之遂初堂皆在於此余遊祖氏園中有古舊池臺云是元人舊蹟然無從考其為何氏故園也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袁桷題其亭曰漢滔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蹇一士兮沈寘垂芒鉞兮不屑以昏明玕兮貝宮朱柯蔚兮青葱魚戢鱗以為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媚媵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鈞以違眾兮守釣道之自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兮考銘言於耆叟時俗眇其莫同兮永願託依夫前聖之所究自跋云宋誠夫都中人桷與南宮考士得其文健羨不置後果為進士第一垂綸亭足以見其雅志云



按宋本字誠夫世家大都從父官江陵江陵王奎文  
精性命義理之學本質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  
燕至治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官至集賢直學士  
兼國子祭酒經筵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  
不可干以私篤於朋友之誼尤以植立斯文自任所  
著有至治集其弟襲官翰林直學士著燕石集

宋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於此拋却漁  
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綠影  
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樊川紫

雲樓上如澗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繡錯繁華徧九  
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婢金條脫紫禁材官玉  
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翊皇圖東鄰白面  
生紈綺笑殺揚雄卧一區 盧溝曉月墮蒼烟十二  
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人間平地有鈎天寶  
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瑋瑋筵春雨如膏三萬里  
盡將嵩呼祝堯年 形勢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  
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元武鈎陳  
騰王氣白麟赤鴈入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



南召賈生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於上以翼之泉水東南流逾尋丈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址湧出蓋玉泉之源也

南野亭前臨澗水繞亭多花卉元虞集詩門外煙塵接帝局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

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吳閑閑全節所建燕地未有梅

花吳從江南移至作亭以覆之張伯雨賦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神仙壺之句時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皆和之元人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

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爲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元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四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五

北平孫承澤著

名蹟二

燕京八景一曰居庸疊翠一曰玉泉垂虹一曰太液秋風  
一曰瓊島春陰一曰薊門飛雨一曰西山積雪一曰盧溝  
曉月一曰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史

胡廣北京八景圖詩序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  
景前代士大夫間嘗賦詠往往見於簡策聖天子龍  
飛於茲肇建北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幾載巡狩



而文學之臣多列扈從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仲熙獨曰昔之八景偏於一隅猶且見於歌詠吾輩幸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爲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於此縱觀神京鬱葱佳麗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烏可無賦以播於歌誦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間更其題一二仲熙作詩爲倡於是繼賦者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幼

孜翰林侍講曾棨子啓林環崇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希範王英時彥王直行儉中書舍人王紱孟端許翰鳴鶴暨廣凡十有三人得詩一百二十首廣兩和仲熙之韻詩獨後成竊嘗自惟承乏詞林以文字爲職乃獲隨侍萬乘覽山川之雄歷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且多儒者之榮孰有踰於此者然才學猥陋不足以敷贊洪休賴諸公有作雍容大雅宣暢發舒可以傳於文苑而廣忝廁名於後亦何幸焉乃寫八景圖并



集諸作寘各圖之後表爲一卷藏於篋笥他時歸老  
南方優游江村林屋之下擊壤鼓腹詠歌聖化時展  
而觀之撫其景誦其詩豈無歐陽子所謂玉堂天上  
之思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楊榮序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爲京都  
者莫逾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關塞險固總踞中原  
之夷曠者又莫過燕薊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  
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遂定都焉迨皇  
上肅清內難繼承大統又以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

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爲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  
焉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巡狩榮叨祿翰林旣嘗歷  
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  
侍皇上遍閱北京山川之槩退而與諸僚友討論莫  
不稱歎以爲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  
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偕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  
允鄒公仲熙考求其跡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  
簡冊無聞今聖朝天下一統皇上建都於茲誠非往  
昔比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熙倡爲北京



八景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  
三人榮亦廁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嘗閱地志考  
其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飛動思欲遨  
遊歷覽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循歷兩京又得屢承上  
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維邑踰關中以達玉門  
關之外及侍皇上兩率出塞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  
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實為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  
道里適均直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孫萬世磐  
石之基也榮以菲才叨逢恩遇涓塵海嶽効報未能

茲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卷因舉足跡所至書  
於卷末且以諸景之槩所以得名者疏於圖首誠非  
欲夸耀於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於斯不惟知天  
下山川形勢之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觀  
有若余輩之菲薄叨承國家眷遇之厚樂其職於優  
游得以歌詠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賜也然則觀  
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

王文安英有園在城西北種植雜蔬井傍小亭環以垂柳  
公餘與翰苑諸公宴集其地



文安登高詩序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覽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不忘與李公時勉陳公得遵曾公鶴齡暨予期九日出城登高以償所好之雅以是日必賜宴乃更約預遊焉衆皆曰然九月五日早朝侍經惟退偕出西安門而李公暫還私第於是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馬令從者煮茗而李公至飲茗罷南行而西至壁商寺塔巍然如舊佛宇方修飾座後壁施生綃縱橫可三丈許繪觀音像歎其畫之工忽一僧至曰近富人以白金百餘兩

募指揮商喜畫喜蓋宣德中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顧竊歎一壁之費如此而畫工之能者亦至是邪後有臺稍高峻登而四望城闕崔巍峙其東羣山蒼翠繚乎西由北而南則平疇廣陸長林大澤曠莽千里渾河浩乎東注其遠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坐欲呼酒來酌僧迎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車馬罕至近時權貴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千寺多固無益僧且混塵俗耳僧名聞宛平人也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恩寺蓋權貴所創者



外門表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內鐘鼓二樓又重門  
栖僧之宇疊峙其中以黃金飾像五綵繡幡幢他器  
物備極工巧觀者目駭僧聞客出迎長身古貌白髭  
鬚穆然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尚也導客觀兩廡畫  
壁頗能言壁間故事從廡東登寺後山寺元長春宮  
故址山聚土而成樹木蕃茂不可遠望還坐僧室出  
寺又西北行二百步至予小圃傍井多柳其西曠然  
遠山亭亭微露秀色如修眉半出天際乃酌酒坐柳  
陰下錢公喜獨盡量飲既乃至李公園又東出古城

北繞城河流如練沿流行數十步登城磴道欹斜荆  
棘叢生微風蕭颯幽思浩然達李公園劇飲坐近羊  
棗樹多濃陰日將夕乃還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跡  
爲韻各賦五詩屬予記嗟夫佩茱登高九日之事預  
遊則自錢公始夫豈好遊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水  
之間而已詠歌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  
侍郎王公行儉所倡率公承上命出掌邦政位望尊  
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爲之戀戀焉然公亦未必忘情  
於此也乃併書之不鄙誦予之言又豈無所歆羨哉



按李公時勉亦有園在文安園之傍彼時開國之始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於密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遽廬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各舖火夫提燈傳送此真盛世之風也

楊文敏榮杏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植杏第傍久之成林

楊文敏雅集圖序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

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着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爲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



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  
儼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於妙廬陵公喜題曰杏  
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  
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  
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內宴  
安民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  
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  
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  
以年德高邁致政間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

以爲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  
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  
時聯事一司今予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  
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  
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  
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  
勉焉

梁園在京城外之西南廢城邊引凉水河入其中亭榭花  
木極一時之盛



劉定之遊記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卽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爲姓有子爲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未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制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爲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

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惡得謂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爲都而易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爾甃皆爲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斲甃



掘土焉就其構樓櫓立廡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葬  
埋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頽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  
障朔風延夕暉執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  
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  
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  
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  
相約携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  
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

不能成僧寶沒於土木有像在寺

海月庵在皇牆之西乃吳文定寬之居文定在翰苑及佐  
銓日以讀書爲事公餘披白紵據案錄書如儒生至今傳  
之

文定海月庵冬日賞菊圖序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  
日翰林諸公會余園居爲賞菊之集旣各有詩寬又  
以爲宜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蓋據案停  
筆而構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謝鳴治也  
並方石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賓之也持杯而傍坐者南  
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陳玉汝也舉茗椀而顧  
後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  
立而觀飛鶴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石  
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治齋陸廉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  
山之次呼童子進饌者爲寬而小兒奭捧卷而進亦  
與焉大率寫其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亦不必

似今人而况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  
於世以寬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  
源國朝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  
思而又必有序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故述其人  
於圖付詠藏之覽者庶識其爲某某也後十年己未  
四月廿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匏庵吳寬原博撰

吳文定佐銓時手植藤於堂之右廂旣而王文恪繼  
公之後乃命陸包山爲圖諸公題咏之莆田方輿邦



刻記藤下余家有文定小楷詩稿一冊錢尚湖題曰  
吾鄉吳文定公手書詩藁一冊北海先生出以相示  
公平生好學老而不倦家有叢書堂藏書萬卷凡古  
書秘本多出手鈔其題署有云書於吏部東廂者則  
其佐銓時書也王文恪公手鈔唐六典今鏤版吳中  
先輩遭時承平讀書汲古優游翰墨其風流可想見  
也

文淵閣石臺芍藥其花較時花碩而艷大學士有擷之私  
第者傳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玉堂賞花記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宣  
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  
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  
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收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  
時入爲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旣  
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  
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  
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  
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



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僚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月河梵苑僧道深別院池亭幽雅甲於都邑

學士程敏政記月河梵苑在朝陽關南苜蓿園之西苑之池亭景爲都城最苑後爲一粟軒軒名曾西墅學士題軒前峙以巨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屏北爲

聚星亭亭四面爲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元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石多崑山太湖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爲石橋橋西爲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爲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設籐床石枕及古瓦塤篋之類草舍東聚石爲假山西峰曰雲根曰蒼雪東峰曰小金山曰壁峰下爲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峰頂下竟日不竭僧指爲水戲臺南爲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爲槐室古樗一株枝柯四



布蔭於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蠻墩四槐屋南爲小  
亭中度鸚鵡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  
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爲籬詰曲相通花樹多碧  
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爲老圃  
圃之門曰曦先曦先北爲窖春冬以藏花卉窖春東  
爲春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  
徑偃仄以行亭東爲板凳橋橋東爲彈琴處中置石  
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爲下棋處少北爲獨木橋  
折而西曰蒼雪亭亭爲擊壤處有坐石三踰下碁處

爲小石浮圖浮圖東循坡陀而上凡十餘弓爲灰堆  
山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歷可指亭東  
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  
結松爲亭踰松亭爲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  
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岬  
有聲潺潺別爲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看清西  
渡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  
畫盤旋而北未至曦先結老木爲門曰野芳出曦先  
少南爲蝸居東爲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視聚景



尤勝出樓後爲石級乃至樓下蓋樓處高阜爲之故  
下視若洞然樓下爲北窗窗懸簾藍僧每坐其中以  
嬉蓋畚物也樓閣出小牖爲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  
觀者甚盛梅屋東爲蘭室室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  
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  
住西山蒼雪庵賜號圓融顯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  
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諧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  
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懷麓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

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  
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  
直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諡文正公歿後故第業  
已易主嘉靖乙酉耿公定向贖回構一小祠塑公遺像其  
中內有一櫝貯公紵衫及小朱履蓋幼時所着以見上者  
櫝上耿公刻銘

文正秉政久門生故吏滿朝或朝退或散衙卽集其



家分題吟咏歲以爲常公歿諸門人哭公有國賢詩一卷陸文裕深跋云右戶侍邵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齋國昌國昌示深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襟况於識西涯知二泉如吾國昌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

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壬申二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塘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公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蓋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誌於正齋云

錢虞山曰公慧悟夙成風神娟秀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獎成後學推挽才雋風流宏長衣被海內學士大夫出其門牆者文章學術粲然有所成就必曰此西涯先生之門人也罷相家居購詩文書彖者



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舐墨公  
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遂  
欣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文衡山在詞林日寓居禁城東玉河岸春水一灣新柳鬢  
鬢每集文人吟咏其中嘗自作燕山客舍圖題云燕山二  
月已春酣宮柳霏烟水暎藍屋角疎花紅自好看終不  
是江南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爲姚明山楊方城  
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

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元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  
相得甚歡時共酌唱乃知薰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固  
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  
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在天地間今世  
豈更有道着姚涑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衡山先生在都無日不思歸嘗有詩云潦倒儒官二  
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  
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  
巷頻回轍消盡爐香一味閒又經時臥病斷經過自



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  
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  
識白頭辛苦服儒科未幾拂衣歸先生有道之士適  
以畫掩之也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鐘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中其  
最著者為非非石數峰孤聳儼然小九子也又一黃石高  
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  
後刻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泗濱浮玉四篆字  
太僕嘗以所蓄石令閩人吳文仲繪為一卷董元宰李本

寧嘗為之題古今好石者自襄陽後人輒稱太僕云

閩人陳衍米氏奇石記米氏萬鐘心清慾澹獨嗜奇  
石成癖宦游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  
五因條而記之為靈璧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坡  
陔勢如大山四面皆踈跋礫柯如繪畫家皴法巖腹  
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凝厚而削臺面刻伯原二字  
小篆佳絕伯原勝國人杜本之字也本能詩工書尤  
以篆籀知名所著有篆訣此其遺物也其一塊然非  
方非圓渾璞天成週遭望之皆如屏嶂有脉兩道作



殷紅色一脈濶如小指一細如縷絲自頂上凹處垂下如湫瀑之射朝日也石可高八寸許圍將徑尺其聲視前石尤鏗亮色皆純黑凝潤如膏俱磬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產如雙虬盤臥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孔鈎連雲烟宛轉欲與雷雨高四寸許長七寸有奇一宛州產又曰出嶧山深谷中灰褐色巉巖渾雅堅緻有聲大如拳一韶州產卽仇池石也鐵色靚晶聲如響磬大亦如拳而峯巒洞壑層疊窈窕奇巧殊絕米公刻其底曰小武夷五石羅列各具形勝皆數

百年物陰陽滋養風露薄蝕雖復頑然若有靈氣矣是日巖桂盛開水天澄徹坐無俗客賓主盡歡雖是秋深如涉春和

米太僕於大房山得異石博四五尺脩三丈許欲致之園中乃束牲載書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幸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啓雲關不靳一斑爰茲披塵得覩道顏予旣於公爲夙契公宜爲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卽慨然旣聞卽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異空山之有天子則



言者曰夢會錄 卷之十五  
有平原茂樹草蓊花嫣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袍笏  
之肅拜或韻事之聯翩或嘯歌之暱就或樽俎之留  
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佻巧畏用大  
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笙侶雲幄松幘自然導窾百態  
岐嶷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鍊緇補天  
之績不鐫晦磨崖之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  
乎何濡滯而不行奇石休於良鄉道左甬東薛岡見  
之代石報米書石隱云僕山中頑民賦質堅貞不能  
言動意有所契僅知點頭孤眠獨立托處房山以爲

我地莫尊我計莫得我心莫靜我體莫寧千巖萬岫  
間確乎其不可轉矣頃者山靈失職不守藩籬俾我  
支機漫遭漢使遂承足下安車蒲輪從者數百厚幣  
卑辭遠辱召命天壤可傲知已難逢昔秦皇帝欲通  
三山遣僕入海賞靳帶礪虐以鞭笞僕義不受辱身  
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卽行幾不俟駕大  
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與不知也拘攣之夫寡聞  
淺見見僕出山以爲希事物議蜂起毀言日滋行雖  
半途畏不可涉躊躇四顧無復敢前矣嗟乎足下實



負雅懷略陳固陋僕生長幽區風蔓雨蕪陶然適也  
烟花臺榭作陷窳觀竅若玲瓏而器本窒礙圭角纖  
峭不學模稜原非世網之具又豈磬折之姿足下不  
察謬賞為奇稱僕以支持乾象奠守坤維廣大圓通  
卓哉國寶聞似過情美殊溢寶恭聆斯語惟有主臣  
僕纍纍族齒未琢未雕散居名山不可數計其在靈  
璧者家聲尤重莫不鐫鏤祖訓懷寶懷刑往有不類  
不師至人後身持已為天下先技逞一長法羅三尺  
以驚人服射刑以補天服煉刑以砥中流服滄刑殆

哉岌岌乎殷鑒不遠足下愛僕甚知不令補天祇流  
此禍無患然使僕正墻面而立備美臣之員貽之以  
安似非重徵僕之初意僕不屑也使僕展厥生平監  
峻任鉅不少貶巖巖之度足下能保人不驚乎驚斯  
疑疑斯畏畏必有以中之滄煉可逃飲羽不免足下  
仁慈泣衆蒲不濫施何忍一介之士為知己者死耶  
里有喬松甘泉者松慕高而高奔泉慕深而深注僕  
猶然笑之不解我衷亦若有慕竊恐今後松泉得友  
之矣僕聞人情胥尚惟位與金多金高位自昔重之



足下擅陳思之敏才兼司空之博物文人慧性衆揣  
不如獨奈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投人藉位而營  
金足下捐金而贍僕僕誠何奇好酷至此大非人情  
愚不可及僕以足下永附廉吏之稱足下以僕及蒙  
愚公之誚非所以奮清貺而安余心也且足下家傍  
瓊林林中則十面仙郎爲政自號元衣客卿旣態旣  
韻亦見亦隱五岳讓其秀聳八音爭其鏗鏘奇氣逼  
人不可一世擁腫之與游我形覺穢何以施面目於  
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虞焉足下與客卿遊有年矣館

之以白玉之宮升之於紫霞之座窺彼所宜曲合其  
意行擬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輶在道無計相將軀質  
邱園貌登縑素邀人讚跋對客摩挲夢裏元衣卷中  
斑管烏啼吏散悠悠我思假令僕儼然而至足下不  
勝其喜必袍笏迎拜晨夕與俱異日君位漸高君途  
漸遠攜之不去思之不來有如今日何以爲懷僕之  
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始見先人壁立  
公一卷處士雖與君家海岳老人定方外交晨星俱  
殞世遠澤亡足下拖紫紆青不挾其貴憐我子姓少



卽負奇或居侍從或掌圖書濟濟布列充滿下陳更  
惜老成復迎耆長世講隆情古今絕少現今售惟質  
品鑿鮮真知物價長於宋人人羣久無卞氏足下畫  
龍弗好旁采溪山務求適種以僕硜硜均蒙推轂啟  
母若來可追十亂人之非常舉之違衆指示紛紛良  
有以也僕匪不知吐握再興聞風奔走而憎茲多口  
士有同情伏惟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買骨高名  
遍徹厓谷龍門崇重人又願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  
一世之非求價急沽未必不有儻能留意自入殼中

望夫干時挂瓢辟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  
吾完吾璧嗟乎足下夫復何言初游塵界來路已迷  
導之使還願借力士古稱金銅仙人辭漢鉛水霑襟  
僕旣乏羊足亦鮮燕翎欲歸未能淚作時雨惟足下  
念之若足下膏肓有癖嗜果在痴請畢鐘鼎之才薄  
建山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頗安恬俗子不來惡聲不  
入煮之則我卽糧偃之則我卽枕待君結隣同吾不  
老足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澱米太僕勺園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曲



喜齋書明夢錄卷之十一  
三  
榭路窮則舟舟窮則廊高柳掩之一望彌際傍爲李戚畹園鉅麗之甚然遊者必稱米園焉

海淀李戚畹園方廣十餘里中建挹海棠堂北有亭亭懸清雅二字明肅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盡牡丹石間之芍藥間之瀕於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鯉長者五尺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山婉轉起伏始如真山山畔有樓樓上有臺西山秀色出手可挹園中水程十數里嶼石百座靈璧太湖錦川百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萬計閩中葉公向高曰李園不酸米園不俗

都人王嘉謨丹稜泚記帝京西十五里爲海淀凡二南則觶於白龍廟又南湊於湖北斜隣响嘍河又西五里爲讐山又五里爲青龍桁河東南流入於淀之夕陽延而南者五里旁與巴溝鄰曰丹稜泚泚之大以百頃十畝瀦爲湖二十畝沈灑種稻厥田上上湖園而駛於西可以舟其地虛敞面陽有貴人別業在焉土木甚盛最後爲樓一區泚自垣以西入於樓之濬爲小湖桁二舸二中多菱芡魚鱉之屬上有竹萬箇箇篔垂絲篔篲雜生又有石苔沙棠甘菊忍冬幽



蘭之類靡蕪蔓延以入於泚竹最美亦帝京之僅有也樓下爲城高可四丈竹穉蒙之根如蒼龍土石迸出登樓則泚當其腹以貫於南熒曜如銀其十畝外有大查鍊鎖纜之以度行者度而南則爲官道東入海淀循泚而西或南或西町塍相連有石梁一是曰西勾復瀦爲小溪溪上有大盤石有小石瑟瑟可愛溪中倒映見西山諸峰如鏡小魚淪淪如吹雲又南爲陂者五六泚水再瀦爲溪有村一是曰東雉土人汲焉始入地中出於巴溝自溝達於白石以入於高

梁是爲西郊自高粱合二潞是爲東潞云湖而北自响嘯而北入於西湖土人訛爲諸塾西向之東有古祠一斷碑迺元上都路制使朶里真撰文云丹稜泚尚餘數行餘皆磨滅泚雖小然忽隱忽瀦連以數里可舟可釣足食數口負山叢叢蓋神臯之佳麗郊居之選勝也癸未春三月余讀書海淀與泚爲隣主人僅有闌者暇得以遊息其間如已有之莫余難也於是乎記

張惠安牡丹園在嘉興觀西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牡丹



數百畝每當開日主人坐小竹輿行花中竟日乃徧

袁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長卿邀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頽顏伺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西瓜瓢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强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卽採而歸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

花久則變而爲異種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十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墻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卮長如陶孝若胡仲修十第寓庸時小脩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附載其



詩看罷南徐紫錦堆紅亭碧樹又催開旋心纈子紛  
難識喚取維揚舊譜來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觥走  
兕疾如車等閑倒却春三甕未了東軒一角花 百  
千新艷一時開那遣花妖不下來好與扶筇枝上去  
花頭處處有樓臺 花勲難樹亦難酬炙雪澆風老  
未休給與掃花十萬戶靈芳國裏古諸侯

薛瑄車牕記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  
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褥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  
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

巾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因  
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牕致以此物爲之使  
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  
事乃至於此旣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  
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迥地之廣而  
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  
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名侈士  
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  
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



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牕記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五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寺廟

晉像觀音寺天福中僧道翊所造後漢乾祐中僧從勲以佛舍利親安大士頂兀朮入臨安宋高宗遜於海遂與玉帛圖籍俱航而北僧志完率徒以從至燕都城西五里玉河鄉建寺居之天順壬午及成化丁酉俱重脩

晉嘉福寺唐改龍泉寺卽今潭柘寺也寺兩鴟尾自潭中湧出奇偉之甚昔謂有柘千萬章今亡矣僧新種者存其



名耳燕諺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後魏尉使君寺建於元象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萇命造後改爲智泉寺武則天時改爲大雲寺開元中改爲龍興寺在憫忠寺前隋造塔藏舍利處

隋舍利塔建於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爲太子時有梵僧以釋迦佛舍利遺之至登極勅天下大州建舍利塔時幽州節制竇抗造五層木塔扁舍利於其下至唐文宗太和八年塔災宣宗大中丙寅得石函於故基下移置於憫忠寺多寶塔下僖宗中和壬寅又災延燒憫忠寺樓臺俱燼昭宗景福壬子遷舍利於閣內

隋天王寺今之天寧寺開皇中建唐開元中脩明正統中重脩始改今名內有塔高十二尋每每現光其影入殿之門窻隙內一塔散爲數十塔影皆倒也

唐火神廟在皇城北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脩萬歷三十三年始增碧瓦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萬歷丙午重修改名石鐙庵蓋修時於地掘得石鐙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歷中翰林黃輝陶望齡集縉紳於此放生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唐憫忠寺建於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者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十餘里許爲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內建憫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諺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寺前有隋藏舍利塔所謂智泉寺也及塔災始移舍利塔於憫忠寺中今石函尚存寺前空地卽雙塔舊基

唐晉陽庵供大士像上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庵在宣武門外後移受水塘古佛庵庵壞移稽山會館唐聚慧寺武德中建正統中改萬壽寺在城西戒壇

唐兜率寺今名永安俗呼卧佛寺殿前娑羅樹來自西域唐建寺時所植今大三圍高參天

唐佑聖教寺在通州城內西北隅內浮圖十三層高三百八十尺下作蓮花臺座高百二十尺周圍百四尺虛其中以祀佛攷斷碑初於唐貞觀七年歷五代宋遼金元凡八世始成塔頂有鍤矢一相傳金將楊彥升射鏃於其上迄今猶存每天氣晴朗塔影垂映白河中

唐淤泥寺卽今鷺峰寺鷺峰者唐僧之號也見唐人石刻心經中寺在內城西隅中有梅檀瑞相元學士程鉅夫記



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  
旣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爲母說法優闐國王欲見無  
從乃刻梅檀爲像目犍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  
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  
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  
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  
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  
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  
一年北京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

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  
丁丑三月燕京火迎還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  
智殿十五年遷於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蜀僧紹乾續記  
云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  
鷲峰寺迄天啓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闐造像當周穆  
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說荒唐不  
足信然佛之體制衣紋踳踳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辨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百家寺在百花山  
金彌陀寺卽法藏寺在外城東南金大定中建景泰二年



修後有塔中空可登凡七級高十丈餘

金護聖寺卽功德寺宣德中僧板庵重修改今名

金雀兒庵在潭柘寺後章宗彈雀於此卽行幄建庵

金昊菟寺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正統四年王振脩改隆恩寺

金大定寺章宗建有詩刻石今改棲隱寺在仰山

金甘露寺卽香山寺建於大定中正統內侍范宏重建費銀七十餘萬傍一軒萬歷御題曰來青山有祭星臺護駕松夢感泉皆金章宗遺跡

遼白塔寺建於壽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附近有青塔寺黑塔寺然寺存而無塔

元天慶寺原遼之永泰寺大安兵毀元世祖至元壬申重建明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善重修後有高閣可望天壇僧舍中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軸

元學士袁桷記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於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其爲之主其王府



之察采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卑潔清酒不強飲  
簪佩雜錯水陸畢奏各執禮盡歡以承飫賜而莫敢  
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禮  
成復命能文詞者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  
五經之傳左國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  
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  
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  
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  
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

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  
之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則是魯國之所以襲藏而  
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侈聞  
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爲天漢昭回萬物商  
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  
必於是乎得之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元報國寺在元彰義街今廣寧門內成化改大慈仁寺後  
有高閣西山翠色以手可捫前殿竒松離竒飛舞有如怒  
虬閣下窰變觀音僅高尺許寶冠綠帔瞑而右倚以手承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頤定是吳道子妙畫

蔣德璟記報國寺在宣武門外可二里成化中重修蓋憲宗爲皇太后祝釐處初入東廊憇禪悅菴少遲入寺後總聖門禮佛兩傍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僧云宮內送至寺者登大毘盧閣可三十六級爲王母及母兩太君遙祝畢閣外通廊環行一週俯視西山若在襟袖宮闕城市具在目中旁精舍一楹繁花或云梨或云杏甚艷遂行觀成化劉公定之碑出總聖門右轉入僧房有海棠一巨叢其幹大可

數圍出過後殿多松樹及杉桃再出過正殿則雙松恠甚矣雙松偃蓋皆數百年物東者高可三四丈有三層西則僅高二丈許而枝柯盤屈低亞橫斜其蔭數畝虬角龍髯披拂鱗皴其最修而壓地者以數十紅架承之因移榻其下梳風慕翠一庭寒色

元慶壽寺卽雙塔寺在西長安街有二塔一九級一七級寺僧海雲可庵葬其下僧像尚存皆團龍魚袋海雲像有門弟子劉秉忠贊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十七年燬



元般若庵在北湖之南萬歷中始增宏麗改名金剛寺僧  
雪浪講經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聞先生著準提  
像讚刻寺中

元靈福寺阜成門外韓家山寺有二奇松漢循吏韓延壽  
家此山

元祐聖王靈應廟卽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刑部街永樂遷  
都新其廟宇正統中重修內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半埋  
土中相傳下尚有城隍廟三字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國寺此乃北寺至元中建至宣德改  
名隆善成化壬辰又增護國二字寺爲脫脫丞相故宅今  
佛座下立一幘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嫗乃其夫婦  
也後僧錄司右姚廣孝一像一主在焉廣孝舊配享廟廡  
嘉靖九年閣臣李時以髡徒不便在廟乃將其主送大興  
隆寺寺災移此其像上自題一偈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  
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待虛空笑點頭後署獨  
庵老人題獨庵廣孝號也釋名道衍字斯道

元東嶽廟舊稱仁聖宮在朝陽門外真人張留孫買地大  
都齊化門外擬爲宮以祀東嶽大帝未成至治壬戌其徒



吳全節始畢工賜名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出資鉅萬更爲寢宮又賜名昭德殿其像乃昭文館學士劉元手製兩傍侍臣倣唐開國功臣像爲之故赫赫有生氣劉元字秉元寶抵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一出元手天下無與比

元石湖寺在德勝門內北湖傍後爲方閣老園

元鐵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鐵牛露脊元人立廟祀之

元昭應寺在西阜成門外至元中建正德八年重建脩

元法王寺卽今廣通寺在高梁橋西北寺四角有石樓門前玉河水色如碧古柳參天高梁一橋橫亘水上余少時讀書東角樓者二年西山黛色時照書幌

元從容庵元僧萬松老人建所著有從容錄今磚塔尚存  
在宣武門內乾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於元耶阿利吉正德中內監于經拓之爲寺經以佞倖得寵於通灣等處開設皇店歲報上銀八萬兩餘以自飽乃爲寺於香山而立塚域於後所費以



萬萬計嘉靖初下獄死籍其家天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土人呼爲于公寺

朝天宮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師府也宣德中倣南都之制建三清殿通明殿又建普濟景德總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真文昌元應九殿至成化十七年重修天啟六年六月二十日災止存張真人府府設道錄司元三碑存

張真人元以爲天師明太祖去其舊稱俾爲大真人改天師印爲真人印後授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乙元壇之印弘治間賜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紅

巾張道陵舊印其文如此而陽平治卽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隆慶元年追奪其玉印萬歷二年厚賄馮保復給之

大德顯靈宮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東輔薩君殿西弼王帥殿西殿有栢爲雷所擘其枝委地如屏

靈濟宮在皇城西祀玉闕金闕二真人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六年重增宏麗凡遇大禮朝臣先習儀於朝天宮宮殿乃習儀於此崇禎十五年科臣左懋第疏言二真人乃



叛臣之子不宜受朝臣拜跪請以帳幕隔之報可

延壽寺在韓家山永樂時內臣剛鉄靖難從征有功葬於此

真覺寺在阜成門外永樂中建至成化九年建石臺高五丈許上列五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內侍鄭同建同高麗人倣其國毘盧殿之制作圓殿供毘盧門內松徑作盤最爲幽勝

順天保明寺天順中建俗稱皇姑寺正統八年征也先陝西呂尼叩馬諫而死及復辟乃爲建寺肉身在寺中

碧霞元君廟在城外東南弘仁橋成化時建弘仁橋元時呼爲馬駒橋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麥莊橋北者曰西頂在草橋者曰中頂在東直門外者曰東頂在安定門外者曰北頂又西直門外高梁橋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雲集

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成化中建寺有牡丹園春日遊履恒滿園有高樓萬歷壬辰新進士曠鳴鸞必欲登之寺僧以久局不便開曠不聽甫登火發曠與樓俱燼蓋嘉靖庚戌都城告警貯火藥於此煮酒者火觸之而作也



關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曰白馬廟隋基也姚彬盜馬廟在三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正陽門甕城廟建於明初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以名刺通之曰鄉晚生明因寺在天壇北內有貫休所畫羅漢十六軸僧紫栢各係以贊僧寮左壁有董文敏其昌書佛成道紀天啟二年刻石

隆安寺天順間建萬歷己酉重修後有一堂曰淨土社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韋公寺也正德中內侍韋靈建寺後有西府海棠二株高二尋每開爛如堆繡香氣滿庭

昔人恨海棠無香誤也寺東臨池一亭亭後假山極其幽勝

龍華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萬歷五年重修寺外稻田千畝宛如江南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極其鉅麗大法堂石欄乃南城翔鳳殿物撤用於此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都人王崇簡記予少時獵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剛經集篆於石呼僧問之廓上人曰此汪中丞



所得之古集篆也其始青衣鼓柷於黃蓮洲坵垣間  
一篋浮水上觸舟視之故經沒滅耳夜則有鬼物恍  
惚呵護驚告中丞於日中辨之爲古集篆金剛經中  
丞欲刻之金陵旋以撫軍雲中未果其門人洪度刻  
木相貽且告之故感此奇因愿勒之石以示久遠並  
募士大夫楷書於後余爲之歎異嘗聞金剛經之有  
集篆始於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宋僧道宥增成三  
十二體此或是耶亡何籀文法書焜燿壁上時萬歷  
戊午己未之際也予頻年讀書庵中夕燈晨磬瞻矚

獨久甲申避寇竄伏庵中流連而去迨歸來村墟半  
落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而上人已九十老矣三  
十年來余初見刻石於承平之時遊覽於閒暇之日  
以至喪亂餘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俛仰今昔  
不知泣涕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孫元長聞因謂  
余知刻石因緣屬爲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  
椿寺僧性柔出以相質爲掇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  
余之瞻依此經獨久也汪中丞名可受號靜峰黃梅  
人廓上人名性宏元長名寂善聞因名寂惠



萬壽寺萬歷五年建大瑞谷大用寺基慈聖李太后出資  
鉅萬命太監馮保督造寺懸永樂時所鑄大鐘內外書華  
嚴八十一卷名曰華嚴鐘

按鐘在漢經廠此其一也廠在德勝門內舊鑄高一  
丈餘濶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經端  
勁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歷中陝西僧二藏建

千佛寺萬歷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麗所供尊天二  
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域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溝萬歷四年建佛作西番  
變相

興教寺在雙林寺東成化中建

藥王廟在天壇北戚畹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歷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

都人米萬鍾水齋禪師傳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  
陽故中山郡鹿氏子陰入母腹已立禪於嘉靖三十  
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泡質雖蒙識田無染見僧而  
悅聞佛而稱鎮星甫週卽從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



太和座下餐麩跣立肇修苦行八越暑霜色腰參請  
初受記峯嶺不二和尚謂當十方弘濟大展宗風某  
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心印可泯  
言諦矣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菩薩  
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  
等山普行饒益一切諸苦徧經罔攝其中臺古松  
和尚問師云空假中是甚麼師默然元對當體全空  
頓見本來心地爲然指以謝復於普陀問大智禪師  
云如何是生死荅云生死原是大智師了然更然一

指炙背八十一炷如華卷數乃去通天和尚者峨眉  
老宿也問師西來意晴天日頭出下雨地皮濕說破  
無生話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指天右指地  
不更下一語機緣旣投衣法旋授二十七代之燈囑  
師重剔蓋至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略述苦行  
實難縷數嘗割體肉半斤於伏牛兼刺骨懸耳立禪  
一年負椽求飼虎於本山暨大湯者前後共六年其  
臨崖潑水以供僧細事爾最後來京師以水齋著人  
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七再七後然後呷水日數以爲



常初師持之終南三閱月已持之京師黑窰殿一年  
鷲峰寺一年宣武門外茶庵五年嗟夫月光水觀未  
罷資糧圖澄滌腸存乎神化方之於師行獨苦矣雖  
然苦行云者世俗目師之強名師固不知孰爲苦孰  
爲非苦也惟知空吾身以空一切示無揀擇而已矣  
聖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實與嘉之賜金紫欽命焚  
修勅建大華嚴寺於永樂店再建大祚長椿寺於今  
所尋勅師齋內帑普賜南海諸淨刹及欽建八十八  
佛道場於休哉師之苦師之宏也斯真十方弘濟大

展宗風者哉

慈慧寺在平則門外萬歷中蜀僧愚庵建寺後蜘蛛塔蜀  
太史黃輝有碑記其事

慈壽寺在阜成門外八里萬歷丙子慈聖皇太后建寺有  
塔十三級高入雲表後寧安閣榜太后手書又後有九蓮  
菩薩像

嘉禧寺在阜成門外二十里萬歷中建中有御書聯

天生堂在宣武門東構於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  
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



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字皆傍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護之外用金銀屈戍鈎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

蔣德璟破邪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歷法與天地球日圭星圭諸器以爲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爲天主卽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爲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頗與佛抗而迹其人不婚不宦頗勝於

火居諸衲子以是不與之絕比吾築家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君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謂大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畫像卽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鬚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抑西以耶穌抑佛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顧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逐之燬其像拆其居而株擒其黨事急乃控



於予予適晤觀察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矜也  
曾公以爲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黃君天香以破邪集  
見示則若以其教爲必亂世而亟爲建鼓之攻又若  
以予之斥其教而緩其人爲異於孟子距楊墨之爲  
者予謂孟夫子距邪說甚峻然至於楊墨逃而歸則  
受之而以招放豚爲過今亦西士逃而歸之候矣愚  
自以爲善學孟子特不敢似退之所稱功不在禹下  
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盛何所  
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西僧七王亦賜闡教

之號卽近議脩歷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聊以  
之備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原不足驅也驅則何難  
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甚偉第未聞明先王  
之道以道之而輒廬其居亦不必予因以此意廣黃  
君而復歎邪說之行能使愚民爲所惑皆吾未能明  
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也白蓮聞香  
諸教入其黨者駢首就戮意竊哀之然則黃君破邪  
之書其亦哀西士而思以全之歟卽謂有功於西士  
可矣



古香齋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六



